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在遥 远的 阿尔泰

四川文艺出版社
著者◎张际会

孤独高原
等待敲门
走过花丛
拒绝成熟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著者○张际会

在遥
远的阿尔泰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廉正祥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邓小林

书 名 在遥远的阿尔泰(中国西部文学丛书)定 价6.00元

作 者 张际会

ISBN7-5411-1082-5/I·1004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1—10,000册

印张6.25

插页6

字数140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著者◎张际会

在遥远的阿尔泰



作者简介

张际会，男，四川阆中人，《人民军队报》记者、编辑。属相马。自1974年底从军，便一直马一样奔驰在西域的雪山、大漠、绿洲之间。

感谢故乡，青山绿水赋我以多情生命；感谢边塞，飞沙狂雪赐我以多彩人生。身为军人，骨子里仍是农民精血，大脑沟回烙着父亲负重的脊和母亲多愁的脸。20年军旅，青春的野马又毕竟在天山南北的辽阔里自由放逐。

阅读自然，阅读人生，我把自身阅读到的东西写成文字，便以为是散文——我的散文。

内容简介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古代边塞诗人把新疆描绘得让人向往，又令人畏惧。而当代军旅作家张际会却把戎边生活描写得绚丽多彩，豪情满怀。这位生于嘉陵江畔的川中子弟，在伊犁河畔、在帕米尔高原、在阿尔泰山度过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他由战士脱颖而出，成为军报记者。年轻的中校军官。在他的笔下，军旅生涯艰辛又浪漫，他在“孤独高原”“愧对冰山”，可他又在“古城堡上读晚霞”，在“巩乃斯大草原”唱“阿拉套山恋歌”。这是一首新时期的军旅诗，一幅西域情调的风情画。

目录

第一辑 愧对冰山

风口，那片榆树林	(3)
在遥远的阿尔泰	(7)
孤独高原	(12)
雪爬犁，在静静的雪地里	(16)
登临意	(25)
后山，那片草地	(29)
士兵与山	(37)
士兵的海	(43)
士兵的河	(50)
界碑	(57)
愧对冰山	(62)
古城堡上读晚霞	(67)
昆仑女	(71)
戈壁泉	(74)
巩乃斯大草原	(80)
阿拉套山恋歌	(87)
下马崖人	(91)
北方的狼	(96)
荒漠与人	(99)
断剑·头骨·士兵(六章)	(102)
塞外新箒	(105)

第二辑 步入激流

步入激流	(125)
遍地春潮	(129)
一种发现，我还行	(134)
两个女性的影子	(137)
自然·宁静	(142)
在迎亲送葬的行列里	(146)
心灵的暗影	(149)
背负青天	(153)
生命之夏	(158)
阅读流水	(164)
走过花丛	(173)
等待敲门	(180)
愧对老榆	(183)
拒绝成熟	(187)

第一辑

愧对冰山



风口，那片榆树林

这一片榆树林很美，真的。远处看，它像一座绿色的岛屿，凸现在一派褐色的海里。

节假日，我们喜欢钻进榆树林，杀棋，甩老K，抱一部沉甸甸的《战争与和平》，背靠着榆树干阅读……乏了，累了，便唱一支我们喜爱的歌。

到连队的第一个团日，副指导员讲给我们的便是关于榆树林的故事——

老一代的边防战士不忍心看到面前这一片土地完全裸露，决定在风口里植一片树。

初春的一个晴朗的早晨，连队指导员带着一名战士去到百里以外的阿吾勒（村庄）购买榆树种籽，就在他俩返回营地途经风口的时候，很不幸，遇上了暴风雪。第二天早晨，连队发现的是两尊和骆驼凝在一起的冰雕。

从此，正对风口的戈壁滩上便出现了一片弱小然而倔强的小树林——一片耐得酷寒和风暴的榆树林。

从此，每年春天，属于这个连队的士兵便沿袭着连队的传统，从深深的井下摇起一桶桶混浊的水，用脸盆端着去浇灌一片新栽的榆树苗。而且，在新栽的树苗里，至少是记住一棵你栽你灌的树，在你复员的时候，允许你在这树上刻下你的名字。

我们在狂风里执勤、站岗、巡逻，风的强力便将我们的骨骼和肌肤锻打成铁样的坚硬铁样的颜色，而且雕刀一样过早地刮去我们脸上青春的潮红，刻下一道道个性鲜明的痕迹，一如榆树干上那一层粗糙的树皮。

风口里有一座石山。要不是长风送过来坦克的引擎声，这座山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旅游地。这才是真正的“风景区”呢，狂风，以它那没有任何一个人间艺术家能比得上的创造力，在石山上留下了神功鬼斧：倚天的长剑，光滑的圆球，昂首的骆驼，狂奔的战马，还有马背上的挥鞭的骑士……遗憾的是没有雕出一尊少女像。

真希望有那么一位艺术家，在我们榆树林中塑一尊少女像，长风掀动着她的裙裾她的秀发，一如长风梳理着榆树枝头的柔条。

风口里没有少女塑像，却有过的狂风刮飞了一位少女的故事。

那是第一任连长的未婚妻（事实上他们只履行了一个手续）。原说好的来连队完婚，谁知第一天夜里，这位懦弱的女子在单人床上竟被风的呼啸吓得半死，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哭着嚷着离开了连队。

第一任连长还算幸运，在同已婚而又未婚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之后，据说到了四十岁上，在地方政府帮助下，他娶了一位年龄比他略大一点的寡妇。

现任连长还没完婚。他想得到姑娘的爱。他是从齐鲁大地走来的一位刚烈的汉子。我当通讯员时翻过他的影集，老实说，从那张聪俊稚气的学生脸上，怎么也找不出现在的特色：沙石磨下的粗糙，紫外线灼伤的焦疤，下巴上黄焦焦的胡

须……

他一参军就在这风口，立过五次三等功。

他今年三十大几了。但愿他在四十岁上，也能像前任连长一样，遇到一位好心的大嫂。

没有少女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只有榆树林。

早晨，第一缕曦光抹在榆树枝头，我们环绕榆树林跑步，把一二三四的口号喊得很响很响。

傍晚，最后一抹夕照染在榆树林，也为我们铁色的肌肤镀一层潮红，辽远的空间里震荡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壮歌，平阔的大地上竖立着我们连队的修长的队列投影。

林中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朔风的威势还没有完全减退，榆树枝条间已冒出了米粒似的芽苞，远远看去，如梦如纱的一片。待冰消雪逝，指甲盖大的榆钱儿就一串串地串在柔韧的枝条上了。

去年秋天，一辆北京吉普开到榆树林边，车上走下来一位着便装的老人，拿着一把刀钻进树林。

要干什么？黑脸连长带着我追过去，到了跟前，连长却向那老头儿“嚓”一个敬礼。

“我明天就去干休所了，今天来风口向连队，向榆树林，向长眠在榆林中的战友，道声别。”微颤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苍凉，秋风里，我看到多皱的脸上有两滴泪。

老人在树林中寻找一棵他熟悉的树。

他举起刀，却并没有在粗糙的树身上刻写姓名，而是吃力地砍下一根硬挺的枝条。

他把枝条削成手杖，满意地拄着上了汽车。

这老人，就是风口的第一任连长。

现任连长正站在一棵树前，双手搂着树干，仰头望着枝叶密实的树冠出神——显然，他很满足，因为这世界上，毕竟有一棵属于他的青春的树。

连长满足，我也满足。这世界上，毕竟也有一株属于我的青春的树。

在遥远的阿尔泰

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中的一道峡谷。

冷峻的山峰像铁骨铮铮的硬汉挺立在西北风里。山坡上裸着铁色的岩石。

两山默立，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世纪。

一条野性的溪涧不驯地流，两边簇拥着铁骨铮铮的白桦树和水曲柳。

我们——一群男性的士兵，便生活在这峡谷。

空间狭窄。早晨，我们爬到山顶，跑步，做操，打拳，深呼吸，观看群峰分娩出太阳……登高和望远，使我们心胸开阔。

时间悠远。一如那不知从何流来又流向何处的溪水。

溪水流去便流去了，但峡谷摄下了时间的足迹。第四纪冰川运动，第三纪地壳裂变，峡谷里都留下了痕迹。绝壁间古道上可拾得断折的雕弓。溪涧边沙石里可寻着锈蚀的残戟。从原始林松涛的呐喊中，从云空岩鹰的悲鸣里，都可分离出历史老人在此演奏过的苍凉古韵。

当地的乡亲们告诉我：成吉思汗部落的铁骑，在峡谷洗过兵马；一队背毛瑟枪的俄罗斯探险者，曾经葬身激流。

他们说，峡谷属于士兵，不属于探险者。

在峡谷中大喊一声，声音在岩壁间撞来撞去，传导得很远很远。

外边的人说峡谷里很苦，而峡谷的兵倒没觉着。我们觉着的是无尽的生活乐趣。

当新兵那阵，我曾为一连几天吃不上大米饭而有点儿不习惯（仅仅是有点儿），但北方籍的士兵却送我一分“荣耀”：三天不吃大米饭腰杆子疼。继而缩减为一个绰号：腰杆子！而且大伙都这么称呼，连长指导员也不例外。

北方籍的士兵也不是没有笑料。我的同年兵中，便有两位“外国朋友”。

刚分到峡谷，我发现班里有两位脸膛黑红的大汉，说话口音很重，与我的四川话很不一样。我问：“你们是哪儿来的？”其中一个答：“刚果。”刚果不是个非洲国家么，怎么到这儿当兵来了？我有些不信，又问另一位：“你呢？”

“意大利。”

老天，这一位还来自欧洲！可是他们长得多像中国人呀。我怀疑他们在开玩笑，可从两位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玩笑痕迹。我只好悄声询问身旁的排长，排长一听笑弯了腰：这两位都来自甘肃甘谷，是我把“甘谷”听成了“刚果”，把“一搭的”（一块儿的）听成了“意大利”。

从那以后，“刚果”、“意大利”就成了他俩的绰号。

每一个士兵都有一个绰号，而且使用频率远比姓名高，真的。

化雪季节是溪涧野性发作的季节，溪水变得凶猛而狞恶，雪水汇成洪流，裹挟着枯枝朽木、流沙顽石和一股冷风，从高

高的山野里呼啸而来，那磅礴的气势，颇有点镇人。

说它像一头发怒的牛，这比喻也显得很是蹩脚。

洪流冲不去士兵的义务，我们还得过河，河那边，有一片我们的土地，一片属于中国的土地！我们必须去巡视，去查看那块土地里是否种进了他人的棘藜。

河上没桥，只横着一条钢丝绳，绳上吊着柳条筐。这季节过河很浪漫，站在柳条筐内，手拉钢绳，不费多大劲就过去了。当柳条筐滑到河的中央，强劲的峡谷风把柳条筐吹得一荡一荡，打秋千一样惬意。

当然，这需要一点胆量。

曾经有那么一个胆怯者。

说起来，真有点过意不去，见了他，我还得举手敬礼。有什么办法？条令就是这样规定的。

他是在老连长宣布转业后被任命到连队的。在他那颇为风度的黑发所包裹的大脑里，也许只想到“连长”这一称谓的神气，而没想到这道险绝的索桥。

面对喧嚣着狂奔着的一川激流和在山风里左右摇摆的柳条筐，我看见，他双腿微微抖索，小白脸煞白煞白。

就因为他是我们的连长，这才使我们变得异常愤怒！我们很不客气地从他面前走过去，从容地跳进柳条筐里，没有人看他一眼。

他终于没有勇气去攀钢缆。

那一次巡逻没有干部带队，但我们照样完成了任务。

那位连长很快调离了连队。据说他那天从索桥返回，就写了请调报告。他是机关的一位参谋。他不是从峡谷中生长起来的。他的小白脸，怎么禁得住峡谷的风呢？